



GAG: 新文化人的末路?

爲什麼GAG本身限定了它自己的RADICALIZATION呢?正如我在「文化新潮」第二期:「上帝與老婆:永恒的GAG」裏說過:「GAG却又是一些打破傳統規範,對『神聖』或『權威』開玩笑的產品。許多人對『上帝』敬畏,無論由衷不由衷,但不敢對『上帝』放肆一直是人類無數年來壓抑自己的規條,對許多藉『神聖』或『上帝』之名以蒙騙大眾的人更是敢怒而不敢言。而GAG就成了這些禁制的發洩源流。」GAG本身只能做到的就是嘲笑某一類IRRATIONALITY,某一個布爾喬亞式的權威,而它們是代表了壓迫和剝削,諸如此類的GAG就已經有很多:笑加價、笑警察、笑道學、笑達官貴人、笑教士、笑衛道、笑一切一切。但這都是嘲笑而已,嘲笑只可以代表某一種姿態,某一種輕視的態度,但不是我所說的批判。因爲:

(一) GAG不是一種學習:你對某位上帝的嘲弄只是嘲弄而已,嘲笑祂的胡塗,祂的無知,但沒有真正提供了上帝的胡塗及無知的決定性因素,所以群眾看某一個GAG,不錯是對長期壓迫自己,剝削自己的權威的一種嘲笑,但他們永不能從GAG本身學習到權威本身的IRRATIONALITY。

(二) GAG錯在什麼東西都成爲被嘲笑的目標:由於GAG本身是爲了嘲笑而嘲笑,故此選擇被嘲笑的目標時很容易就流於太過ARBITRARY了,激進的新文化人不希望GAG是一種對世界上所有非理性及理性都加以嘲弄,況且GAG這樣做,不是太過盲目嗎!你可以笑資本主義,你可以笑不健全的社會主義,但不可能笑一個健全的社會主義,如果這樣笑,豈不是連自己最低的POLITICAL STAND-POINT也沒有了嗎?

至於爲什麼新文化人GAG佬亦不能在GAG本身去指出他們的理想呢?理由很簡,你有沒有在GAG中正式聽聞人家ASSERT一些東西,一些ALTERNATIVE

一個新文化人或者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是TVB、RTV裏一個好的GAG佬,但他可能永遠當不成一個所謂「激進化」的GAG佬。雖然無時無刻我們的新文化人總是希望COUNTER-CULTURE, CO-UNTER 布爾喬亞式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對抗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每一個反理性的環節,又或者致力將整個現存社會結構的對抗性和矛盾勢力,推至極端,以暴其不文之處,但想不到編GAG這個實踐竟會是文化人的死胡同。新文化人本身就是「激進」的SYMBOL,但爲什麼當起GAG佬來就完全不舉,發揮不了他們的「激進」呢?

首先,激進包含了兩個因素:

(一) CRITIQUE 的因素:一個帶有批判性的因素,暴露STATUS QUO的不文之處,將表面結構的高度理性還原爲內在結構的極度非理性,將人人都在主導意識形態及文化下TAKEN FOR GRANTED的每一個份子,還原爲「不可協調性」。

(二) 指示的因素:指出只一個革新的社會結構才是現存STATUS QUO後的一個理想。

但我想指出兩點:就是GAG本身限制了RADICALIZATION 及電視台作爲ISA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亦結構性地限制了種種反主導意識形態的GAG存在,當然作爲新文化人及GAG佬來說,第一點就是最致命傷了。

。一來GAG本身是嘲笑,是一種從反面入手的作品,它笑被嘲笑東西的不好之處,APPROACH是一個NEGATIVE APPROACH,它只笑人不好,不健康,但永無正正式式去支持某些理想、某些非STATUS QUO的社會結構和狀況。如果一定要將ASSERTION加進GAG本身,就可能產生了反效果,豈不是很容易變成了秋仔的「太陽出來了」或「雪人溶化了」,變成了不倫不類,祖師爺見了豈不是大爲氣結,吹脹!當然ASSERTION本身亦因爲近似了一種說教方式,一種給人容易以爲是政治宣傳,故此不能作爲GAG的材料,這亦結構性地決定了GAG本身只能是反動的,支持現狀不平等的,或者間中可以向不平等本身發一發脾氣,嘲一嘲笑,笑完又回復到不平等,怪不得晚晚有人看歡樂今宵。

作爲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ISA,電視台本身當然亦不能容許一切反現行制度、現行政治意識形態。它只可以容許一種近乎於「健康」ORIENTATION,但永不能反對一切權威,而最重要的是現行的政治結構和政府機關。你還記不記得一系列的「年青人」,都是不過在劇本和技術本身上盡量用工夫,但只不過看得觀眾來回轉圈子,「獅子山下」的橋雖然不是GAG,但亦逃不過劇本本身因爲只是電視台——而且是政府電視台——的一個劇——而且它亦只是一套近似於宣傳樣版的電視劇(如ICAC)——而已,因此不能不自我將劇本身的RADICAL 傾向來加以剝削,變成一套只是手法不同,入手不同, PERSPECTIVE 不同的宣傳劇,而成不了一套RADICALIZED 了的劇了。GAG雖然和宣傳劇的劇種不同,但亦首先面對到了這種困難,故此新文化人很難有出路呢!

作爲一種SOCIAL PRACTICE 亦同時是一種SPECIAL DISCOURSE ON THE SOCIETY, GAG 同時遇到雙重困難, SOCIAL PRACTICE 如果要被接受爲LEGITIMATE的,它就一定要不違反DOMINATING POLITICAL STRUCTURE 及主導的意識形態,亦更要學到ISA的卡壓,激進化作無能。但作爲SPECIAL DISCOURSE ON THE SOCIETY, 它亦受到本身GAG的FORM AND CONTENT決定成不了激進化,小弟亦因爲此兩種原故近期放棄寫GAG, 如果各位不同意,請大加批評,來一個DEBATE,救一救我的死胡同吧!

TO BE RADICAL 是回到事物本身的基層結構,我永遠是不會忘記的!